

德奧土保野戰同盟軍參謀總長
德意志帝國野戰軍參謀總長封典登堡著

將

軍

元

帥

楊李蔣程上

根方

杰源震鵬

序序序譯

世界大戰
指揮同盟軍

啓智書局發行

譯者序

將兵求兵之強，治國求國之安，古今中外，若出一轍。

讀史兵略，至武王伐紂，既滅殷，自夜不寐，周公旦卽王所，曰：「曷爲不寐？」王曰：「告汝！維天不饗殷，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，麋鹿在牧，蜚鴻滿野，天不亨殷，乃今有成。維天建殷，其登名民，三百六十夫，不顯，亦不賓滅，以至今。我未定天保，何暇寐？」

當此時也。王師四萬八千人，諸侯八百，會師盟津，衆數十萬，兵力之強，十倍王師。懼甚。矯爲文王木主，載以車中軍，不敢稱王，自稱太子發。言：「不敢自專，奉文王以伐。」立賞

定功，以餌諸侯。帝紂之師七十萬，怨紂暴，鄙紂吝，心欲武王亟入，叛紂，皆倒兵以開武王；紂走，自燔于火而死。武王入商國，斬死紂頭。

當時，天下未定，患禍生不測，不待諸侯協謀，亟慰勞，防其變，迫不及待。其明日，除道修社，及商紂宮。及期，百夫荷罕旗以先驅。武王弟叔振鐸，奉陳常車，周公旦把大鉞，畢公把小鉞，以夾武王。散宜生太顛闔天，皆執劍以衛武王，陳兵耀武，如臨大敵。諸侯未及結合，却于嚴備，畏其威，莫敢動。於是託命天上帝。武王再拜稽首，曰：「膺更大命，革殷，受天明命。」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。畏其變，使王弟管叔鮮蔡叔度，相祿父治殷，實監國政。命召公釋箕子之囚，命畢公釋百姓之囚。

，安貳臣之心，而撫降民也。表商容之閭，封比干之墓，彰忠君之德。散鹿台之財，免覬覦之心，而除衆矢之的也。發鉅橋之粟，禁劫奪之亂，而杜飢民之爭。封神農之後於焦，黃帝之後於祝，帝堯之後於陳，大禹之後於杞；權位均佔，而望族僥倖之謀乃絕。封功臣謀士，而師尙父爲最尊，功最大，謀最深，望最重，首封於營丘曰齊。弟周公旦最親，封於曲阜曰魯，旨在鄰齊，監齊國。封召公奭於燕，封弟叔鮮於管，弟叔度於蔡，包圍齊國，制太公望，不敢謀異。善哉！治術之妥善。善善，或難自安。善惡，乃能圖存耶？廣賜得衆，遍封厭貪，繁立親貴，陽猜陰狠，此爲王道，似頗不類！

周初，地廣人稀，賜，未易盡；民心敦厚，得寸而足。其得

安，古民之易與也。政，未爲難。嗟夫！商紂，冥頑不靈。勵精圖亂，發憤自戕。囚能臣，殺異己，歛貨財，嬖妖姬。嗚呼！炮烙判妊，是何說焉？君臨萬國，鄙逾市井。操神器，行同無賴。擁兵逞暴，其兵叛。聚財自豪，其民變。道路側目，衆叛親離。身死國滅，爲天下笑。哀哉！其至死不悟已。千夫所指，無疾而死，况國之君，居安思危，曹曹焉。禍起蕭牆，亡軍自燔，不死于敵，乃有擁屍而哭者耶？尙無晏嬰其人也！獨夫之謂，名實俱在。姬昌安在？發，雄父之庸子耳！會師盟津，不敢畢伐。曰：「未知天命！」弔民伐罪，何其懦也？其爲人，初無大志。從富貴者遊，披餘澤，處心積慮，慕竊國者王。自知非器，乃禮賢下士。初，未必誠。師尙父，言聽計從。維知敬，文武爲用，遂王天

下，非武王之術神，奈商紂之質陋乎！

程鵬曰，當此時也，降卒與諸侯兵，數逾百萬，設與王師五萬抗，則王之施於紂者，不難自致。中情惶急，夜不成寐。陽曰：「我維顯服，及德方明。」縱馬於華山之陽，牧牛於桃林之墟。偃干戈，振兵釋旅，示天下不復用者，非甘爲傀儡，蓋兵力有所不敵也。不，則自矜功伐，不度德量力，奮其私智，謂霸王之業，欲以力征，則周之爲周，正未可知。武王兵略，或不庸。師尙父，功，偉哉！後世帝王，昧其旨，言「師古」，王道於是因言昌。

秦并天下，始皇置酒咸陽宮。僕射周青臣進頌。博士淳于越進諫，丞相李斯忌才。曰：「古者，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

諸侯並作，士皆道古以害今。善其所學，以非上之建立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禁之便。」以今，非古。非「非古」也。非妄言「師古」耳。謀固位，乃非天下之才矣！於是偶語棄市，焚書坑儒。是我說，而非人之說，可。一我說，而滅天下之說，不可能。誹論譸亂之士，死。圖坑天下之士，不可盡。深慮知化之士，畏忌諱之禁，重足而立，拊口而不言。以一人之智慧，與天下之賢豪抗；於是，賢良沉草野，惡少盡當道。吏治刻深，賞罰不當。賦歛無度，百姓困窮。然後，奸僞並起，上下相蒙，刑戮相望於道；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，至於衆庶，人懷自危之心，親處窮困之實，咸不安其位。及天下已亂，奸藏不彰，陳涉奮臂於大澤，山東豪俊，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嗟夫！豈「非古」之罪哉？

一念之私足以自賊也。趙高政，噬臍不救。

嗚呼，胡亥，亡國之君。爲將不知兵，治國不知政。自不能爲，又不讓爲。宜朽木之不可雕。一夫作難，而七廟墮，身死人手，求爲庶人而不可得。武王秦皇，同爲人主，胡榮辱若斯其異也？一則延祚八百，一則不二世而亡。同一創業，胡修短又若是其殊也？曰：尊賢者，昌。失賢者，亡。讀周秦史，乃知尊賢敬能矣！若夫空言王道，何足置信？武王徵九牧之君，登幽之阜，以望商邑。觸境生情，焦慮萬端。王曰：「南望三途，北望嶽鄙，顧瞻有河，粵詹維伊，毋遠天室，其有夏之居。」營周居於維邑而後去。西都鎬京，據關中之勝。東都洛陽，扼天下之吭。以言王道，不與振兵釋旅過相矛盾乎？後世腐儒，妄言非戰，乃盛

稱王道矣，初不識王道之所自來也。興氏之著，不言王道，而言兵謀。愚謂：斯真王道矣！今強寇在庭，國難日亟，修兵自固，以拯斯民。王道者，蓋指此。至欲以大同人道爲號召，不苦其迂，偃武修文，求爲三代之信徒，證諸史，又不類，而淪國家於萬劫不超之孽也。忠誠將士，戚然似有所感，豈第唏噓太息而已哉。

共和二十二年七月一日

程鵬

著者序

書述戰時之思想，非歷史，故不詳。

人類有錯誤，余亦人耳，安得無錯誤。著書之意，非求獎譽，爲良心之責任，明白陳說，無有諱飾。

書成之日，正沉痛難言之日，但不失望，昂然直前之精神，初未衰退。

以書授諸戰士，蓋若輩皆余之戰友，在全歐戰陣，爲德意志帝國之生存與祖國之強大而奮戰者。

封興登堡

第

一
一
九
一
四
年
前

篇

（戰時與平時）

幼年時代

一八五九年的春季，我十一歲，在西來徐省，劃黑勒絲搭脫 Walstatt 陸軍幼年學校門口，向我的父親話別。這個告別，非但僅向我父親告別；並向我，在童子時代，在家中所享受的幸福，一并告別。這個情感的衝動，使我流下淚來。在我的制服上着了好幾點。我對自己身上一看，一個思想湧起來對我說：『穿了軍服的人，不應當哭泣的』。我就竭力放棄我的痛苦，加入新同學的喧鬧中，藉此忘記我精神的不安。

普魯士的陸軍幼年學校，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嚴勵學府。他的教育方法，非但要鍛練學生的體力，與灌輸專門科學而已；他用盡種種方法，要養成健全的人格，與看不見的特種軍人性格。這一種特殊性格，雖然是普魯士人固有的性格，但是經過幼年學校的教養，遂養成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。這種能力，就是德意志立

國的元素，也是德意志國家的靈魂。至今，我引爲大憾的，祇有一點不可解釋的教程，就是拉丁文。在每學期內，拉丁文與希臘文兩課，佔去很多時間，各種科學，反受盛大的影響。我至今仍舊反對這種無味的課程。雖然，拉丁與希臘文，傳給我們一部文學的歷史，但是現有的德文，儘夠用了，毋須拚命去學一種不流行的死語？消費許多時間，不過爲文章做得好看，人生幾何，精力有限，科學發達，攻習不易，若再耗費在這種學問上，未免可惜。我並非輕視古學，古羅馬的盛況，我很崇拜；但是博士先生，實做不得好將校，而德意志的立國，雖不全靠海陸將校，但是靠博士先生的地方，到底是最少，最微。（按奧登堡元帥之所謂博士先生，大約係指文科博士，非指科學博士，蓋讀其所述意義，甚易了解，譯者註。）我最感謝的，是封維梯黑將軍 Herr General Von Wittich。我在幼年學校，他是陸軍中尉，軍事地理教授，後來在帝國士官學校，任戰史教授。我任職參謀本部時，他亦在那裏服務。我的地理，測量，戰史諸學，都受他的指導。

● 後來，我們同時受職軍團長，還談起我在士官學校時，誤指羅司山是白山，他拿尺來，打了我兩下手心。

我入學的第一年，十月中，弗里特里許威而海姆親王，偕王妃來參觀學校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普魯士的王子與王妃。在整隊閱兵的時候，我在將台前正步走過，我的腿抬得特別高。在演習運動時，各種很危險的技術都表演出來，王與妃的態度，很和藹可親。

一八六三年，我在幼年學校畢業，轉入柏林陸軍士官學校。一八六四年，丹普宣戰，同學都請願加入軍隊，我年齡不及格，請求不准。看見同學整隊而去，心中很不高興；後來看見出征軍奏凱而還，眼看看這一場功績無我份。奏凱軍人的受人歡迎，格外增加我的煩惱。

一八六六年的春季，我在士官學校畢業，穿了普王陛下所賜的制服，這個制服的能力，很勵害，能使我的血走得特別快。

普魯士王國成爲德意志帝國

一八六六年四月七日，我受陸軍少尉官，任禁衛軍團步兵第三聯隊中的一個小隊長。這時候，普奧的國交，已經很不高明。人人都知道，日耳曼聯邦的內部組織，普奧爭長的局面，決不會維持長久的和平。奧普本屬同族，人民絕無惡感，兩國的衝突，僅爲解決日耳曼的政治問題；依形式上論，是國際戰爭，依性質上論，如一國內訌。

我們的聯隊，駐紮在唐齊Danking，在出發前的誓師典禮中，說：「兵士！你們應當信任你的能力，你們應當想想弗來德里大王，拿一個小小的軍隊來戰勝一個強大的敵國，他從前戰勝的敵國，就是我們今天去征伐的敵國，你們若是想着你們的祖父，跟着弗來德里大王所得到的榮名，你們是後起者，更不當玷辱你們的祖父！」我們的軍隊，就向奧國的邊境前進。

我任第七聯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第一小隊長，從西來徐 Silsee 到鮑愛米 Polzeme 在不陸腦 Braunau 附近，我作生平第一次的戰鬥。六月二十八日，在沙爾附近 Soor 與奧國步兵接觸，戰鬥兩小時後，奧軍退却，我遠遠地望見右方路旁，有一中隊烏蘭騎兵，大模大樣，向我們走來，又無尖兵偵探，也不警戒。我命全隊向敵騎襲擊，敵騎逃逸，我將他的輜重車搶來，車內有不少的麵包。

過了一夜，六月二十九日，中隊長給我一個討厭的命令，叫我把戰場上的屍體埋葬好。再追上去加入本隊。我同六十個士兵，挖了大半天，才將許多屍體埋完，再於下午追上本隊，這時候，本師的前衛，已經通過凱尼肯霍夫 Königin Hof 準備渡過愛爾白 Elbe 河了。這一天的勞苦，很難忍受，埋死屍的吃力，非身臨其境的人是說不出的，我甯肯打一天辛苦仗，實不樂為埋屍工作，我以為戰死的痛苦，實在沒有埋屍的痛苦大！

六月三十日，命我押送俘虜，一共三十輛敵囚，送到後方兵站，即在原車上

裝了給養回來，這一來一去，須要兩天，我於七月二日夜中歸隊。

我剛剛歸隊，要想休息一下，還沒有坐定，命令又來了，叫我率隊向侑才甫施塔 Josephst dt 方面，任排哨任務。

七月三日早晨，我在前哨，沒有一個人想得到今天要大戰一場的。忽然，那個電鈴大響起來，這是前哨斥候的警報，我的任務是排哨，隨時與敵人有接觸的危險。忽然來命令，叫我們幹快做加非吃，吃完了就任行軍警戒間的前衛尖兵任務。正在喝加非時，聽得西南方面的砲聲愈來愈急，我們有點覺得，今天的戰鬥不是好玩的。我接到前進的命令，整隊前進，抓過了愛爾白南谷的斜面，此時敵方的砲聲愈急迫。午前十一點鐘左右，在我行進路的右方高地上，有許多將校在那裏，就是第二軍軍部的參謀將校。王子任第三軍軍長。正在用望遠鏡偵察敵情。我的部隊，繼續前進，離敵八百米左右，中隊長命令散開。在奧爾腦佛 Horen附近的奧國砲兵中隊，已經放列完畢，向我們開始射擊。奧國砲兵的命中